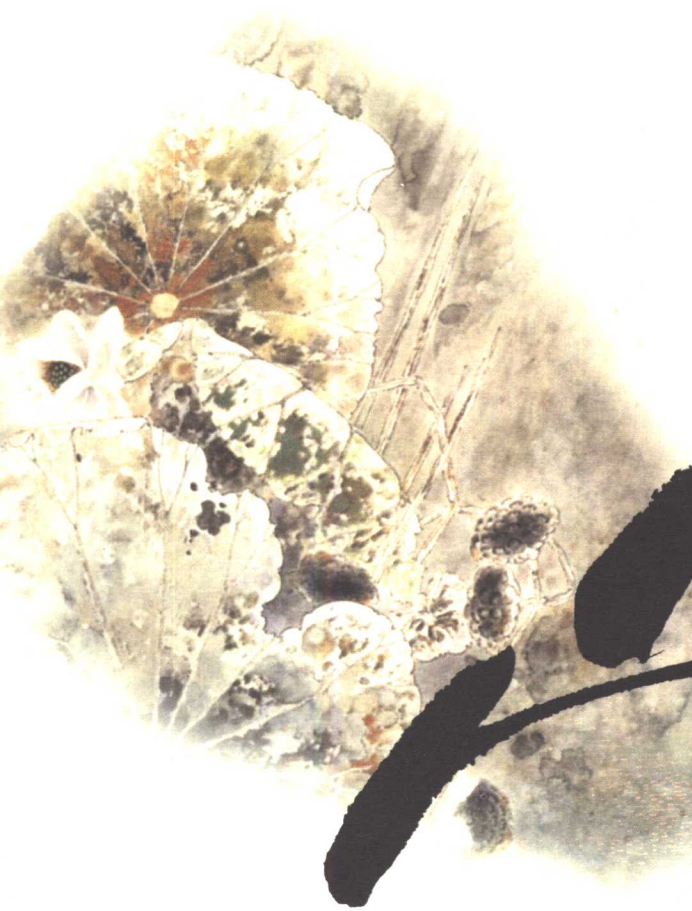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
梁晓声 著 袖珍系列

婉的大

子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婉的大学/梁晓声著

(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袖珍系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

ISBN 7-5354-2069-9

I. 婉…

II. 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9219 号

策 划:周百义

责任编辑:李新华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公安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4.5 插页:2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3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354-2069-9/I·1575 定价:12.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出版说明

90年代初,我社曾经在严肃文学走入低谷时,推出了“跨世纪文丛”。这套书目前已经出版了6辑共60位作家的代表作品,囊括了新时期以来在文坛上最有影响的一批作家的作品。图书陆续出版后,在文学界和出版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跨世纪文丛”汇集的主要是中短篇小说,在长篇小说的出版上,我们还缺少一个能为读者识别的品牌。今年夏天,我们在讨论出版一套袖珍长篇小说时,想到了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这个曾一度代指对湖北人褒贬不一的小精灵作为我们这套书的标识。

关于“九头鸟”,《太平御览》卷九二七引《三国典略》曾写道:“齐后园有九头鸟见,色赤,似鸭,而九头皆鸣。”《正字通》云九头鸟:“状如鸬鹚,大者广翼丈许,昼盲夜瞭,见火光辄堕。”宋梅尧臣《古风》诗:“昔时周公居东周,厌闻此鸟憎若仇。夜呼庭氏率其属,弯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发不能中,天遣天狗从空投。自从狗啖一首落,断头至今清血流。邇来相距三千秋,昼藏夜出如鸬鹚。”但是后来,人们把神话传说中的九头鸟,与湖北人联系到了一起。提起湖北籍的人氏,人们会说:“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其意,是湖北人像九头鸟一样精明。一般的鸟儿只有一个头,与有九个头的鸟打交道,自然不是对手。湖北是九省通衢,汉口在近代史上曾是物资的主要集散地,在人们的印象中,湖北人会经商,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农轻商,无商不奸,与湖北人打交道,小心吃了亏。所以,九头鸟之于湖北人,实际上是具

有一定贬意的。但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信息时代的来临,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提起九头鸟,人们由过去的揶揄与嘲讽变成了某种褒意。

当然,我们将拟陆续出版的长篇小说归之于“**九头鸟**”系列,并不是完全因为这套书的出版地是在湖北,而是我们认为“**九头鸟**”这个形象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具有特别强烈的现代感。正像我们现在欣赏荆楚一带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漆器,南阳汉画石刻,从那飘逸、夸张的表现手法中仿佛能找到现代艺术的源头一样。我们这个时代不正是需要“耳听八方,眼观六路”的复合型人才吗?而“广翼丈许”的九头鸟却正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如果拿计划经济时期的观点来衡量市场经济的行为,就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了。

不过,我们一开始只准备推出一套比较短小的长篇小说,如12万字左右的篇幅的作品,来冠之以“九头鸟长篇小说丛书”,后来,我们觉得如果仅仅限于篇幅,那么就有很多优秀长篇小说不能归纳其中。经过商量,并征求一些朋友的意见,我们准备像“跨世纪文丛”一样,有计划地逐年推出一批长篇小说。总题用“**九头鸟·长篇小说文库**”,其中包括那些12万字左右的“小”长篇小说。当然,凡是入选这个文库的,不能仅看篇幅长短,也不能看作家已有的名气,我们既重视题材的多样性,也注重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既重视作品艺术上的创新,又要考虑读者的欣赏需求和阅读期待。否则,我们这本文库有可能成为流星只能展示短暂的亮丽。

我们十分明白,出版者仅仅有一个计划还是不行的,这套小说最终能否为读者接受,能否为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做出一些切实的贡献,还需要作家和读者的大力支持,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我们希望,这套书能像我社的“跨世纪文丛”一样,在文学事业的长途跋涉中留下自己的痕迹。



雷 达

当我们决定以“九头鸟”来命名这套“袖珍长篇小说系列”时,我们的心情是愉悦而自信的。这不仅因为丛书的出版地就在湖北,人们过去曾有过“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一说,以此冠之有明确的地域指向。更是因为“九头鸟”这个神话传说中的小精灵,曾经有过深厚的文化沉积,曾经不乏意蕴复杂的揶揄与嘲讽。而且,在今天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这个小精灵又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的理解和褒扬。试想,一只鸟儿有如此之多的感知反应中枢,负载着如此之多的内涵和外延,那该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近年来,由于“8”暗合了粤语中的“发”,世人便趋之若鹜,纷纷讨个吉利,以至造成了全民崇“8”的荒诞剧。孰不知,“9”这个数才是真正有来历的。“9”在传统文化中被称为极阳之数,“九者究也”,没有比它更大的了。于是,天有九野,地有九州,皇帝是九五之尊,连京城的城市楼子也非要修够九个。于是,庄周在他的《逍遥游》中大声欢呼北溟的大鹏“扶摇直上者九万里”。我说这些,决不意味着准备针对崇“8”现象再制造个崇“9”闹剧,只是想说,“9”包含着向顶峰冲刺,向极限挑战,向审美的高峰勇敢攀登的一种向上的追求。当九头鸟们翩然而起时,那情景不也十分新异和壮观吗!

当然,过多地在“9”或“8”上做文章是没有多大意思的,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放飞的九头鸟不是别的,而是一批长篇小说,

而且是一批袖珍长篇小说。我们要特别强调“袖珍”两个字。事实上,在读者中早就有一种对小长篇的渴求,人们总是在私下里说,“十二三万字的长篇最好读了”,“大部头的长篇太多了,实在没时间读”,但这一重要的阅读期待信息好像始终没有得到正视。目前的长篇小说创作,追求史诗化、多卷本化、编年史化的倾向仍然是一种时尚,小长篇的创作仍然不甚发达,读者对小长篇的需求仍然得不到满足。正是有感受于此,我们才认真推出这套“袖珍长篇小说系列”,并准备坚持下去。其中不无提倡、推动小长篇创作的意向。

关于篇幅长短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意义,目前是有争议的。有人坚持认为,问题根本不在于长或短,而在于质量,在于写得怎么样。要认死理儿,这话自然是有道理的。然而,我总觉得,篇幅与受众的心理,与流行的速度,与阅读的快感,与阅读者的时间承受力,毕竟还是不无关系的。读者就是读者,读者不是文学史家和批评家。从文学的历史来看,像《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当代英雄》、《贵族之家》、《哈泽穆拉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边城》、《围城》等等的风行一时,除了它们自身的艺术质地,似乎与它们的篇幅较短也有一定的关系。就近年的文坛看,《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来来往往》、《小姐你早》、《大浴女》等的发行成功,似乎也不能说与篇幅较短没有一丁点儿关系。任何道理都不能走极端,都只能是相对的,非要说只有短的才好长的不好,那当然就极近谬误了。

其实,篇幅短小,对作家的艺术功力同样是一种挑战。因为,短篇幅的长篇小说要更加精粹、更加凝练,因而也更为好读。

第一批“九头鸟”振翅飞上了天空,我们静待读者的反馈,我们还要放飞下去,希望它们成为读者枕畔案头的良友。

2000.8.24.

婉经常独自发呆，回忆她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一天的种种情形。仿佛一个人打算为史料馆留下什么历史见证；仿佛自己有一种回忆的责任；仿佛那一天每一个钟点里发生的事都是极其重要的；仿佛一切细节都包含着凝重的史料价值，真切得绝不容忽略。

婉是北京某名牌大学中文系文秘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其实，那所大学也算不上是什么名牌大学。是一所虽属于二类但又确实很有些名气的大学。而对于婉的家乡人来说，北京的一切大学，当然也和首都北京一样都是有名的。这一点你跟外省的，尤其经济发展落后的省份的农民很难讲得清楚。倘你是婉的父母，你告知别人包括亲戚，自己的女儿考上大学了，他们的反应也无非就是向你表示祝贺而已。毕竟，近十年农民的儿女考上大学的多起来了。但你若告知他们自己的女儿考上了北京的大学，他们则不免对你顿时肃然起敬，刮目相看起来，仿佛你作为父母的身份，在他们面前立刻变得高大了。他们道贺的话语中，肯定会流露难以掩饰的羡慕，甚至不无嫉妒的成分。似乎你和他们，已是不同的父母。似乎你和他们之间的父母身份，父母地位，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以后根本不可缩小的差别。在他们那儿，意识是这样

的——全中国的大学只分为两类。北京的一切大学概属一类,其它省市的大学皆二类……

确切地说,婉刚刚摆脱大学校园里那一种无形的,似乎多少有点儿卑微的新生身份。刚刚填写了二年级生的统计登记表。婉不清楚北京其它大学里的学生是否每年也必填写那类表格,反正她的学校有此要求。那是一所理科大学,过去没中文系,五年前才新开设了中文系。而且全中文系只有一个专业是文秘专业。这文秘专业原本又叫电脑文秘专业。后来学生和教师都提意见——就快21世纪了!不会电脑还当的什么文秘?不是完全没必要的标榜么?校方一想,可也是的。当初叫电脑文秘专业,是为了强调专业教学的现代化水准。而时代的发展太迅速了,专业的第一届学生还没毕业,不会电脑也要当文秘的时代竟结束了,一去不复返了。真的连电脑都不能应用,那就根本没资格当文秘,只配当“小蜜”了!于是去掉了多余的“电脑”二字,干脆叫文秘专业了。

文秘专业在一所理科大学里,给本校其它系其它专业学生的感觉是怪怪的。他们看文秘专业学生的眼光总难免有点儿异样。如同北京鸭看火鸡。谈论起文秘专业学生们的话语,也难免有点儿不屑——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其它专业的学生,几乎都有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学子们求学路途的前方频频招手,唯文秘专业无此机会前提。文秘硕士文秘博士究竟该是什么水准的专业人才呢?系里不清楚,校方不清楚,中国尚未出现,世界也无

先例。根本没较一致的标准,便没法儿设更高的学位。

而外校的学生,尤其那些名牌文科大学的学生,又尤其那些大学里中文系的学生,看该校文秘专业学生们的眼光同样怪怪的。

“你们中文系只有一个文秘专业么?”

“中文的学科内容包罗一切与文学乃至国学有关的专业,培养的是学者和教授,最起码也是文化从业者,可你们文秘专业……”

你们学中国文学史么?

你们学外国文学史么?

你们上比较文学课么?

那你们……

言下之意是——那你们的专业,还配属中文系么?即使硬挤进了中文系,不是很不伦不类的么?

这些问题,是在文秘专业的全体同学与几所文科大学的一些同学举行的联谊会上由外校同学们连珠炮似地提出来的。而那些外校同学们,无一不是文科大学的正宗中文系的才子或准才子。既然对方在身份上是正宗的,那么本校文秘专业的同学们,似乎也就只有默认自己的确是不伦不类的亚种了。男生望女生,女生看男生,一个个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仿佛自己低对方何止一等。窒闷的气氛中,同学们都将求援的目光望向了本专业主持联谊会的老师。那老师姓张,五十余岁,斯文儒雅。

张老师就从座位上站起,操着一口浓重的南方口音,

语速不紧不慢地说起话来。他首先自我介绍,开诚布公地承认自己是“工农兵学员”出身。于是外校的学生中发出一阵笑声。那一阵笑声带有毫不掩饰的嘲笑的意味儿,张老师并不在乎。他接着说,与在座的外校的中文系的才子们比起来,自己当年实在是太幸运了。在“文革”中居然有机会跨入大学的校门,此幸运之一;毕业时有四个单位供他选择。而且都是好单位。都是国家级单位。还不包括留校任教的选择。此为二。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一片肃静。

无论本校文秘专业的学生,还是外校那些正宗中文系的才子准才子们,都于肃静之中细细体会那一种肃静的不同寻常的成分。其实那成分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是一种通常被人们叫做嫉妒的东西而已。各自明白了自己心里有那东西的同时,望望别人,也从别人脸上的表情看出了别人心里也有那东西。按说学生是不应该嫉妒老师的,但不应该的事居然不道德地发生了,自己都拿自己没办法。笑着的脸上的笑容极不自然;不笑的脸上就皆呈现着要像当年的红卫兵呼喊“造反有理”的愤愤不平之色。那一时刻,本专业的学生也罢,外校的学生也罢,意识上似乎都“同仇敌愾”了。

婉当时听到坐在她后排的一名外校中文系的学生用四川话悄悄骂了一句:“娘希匹,龟儿子毕业时命运咋那么好!”

坐在婉前排的一位老教授回头看了一眼。婉从老教

授脸上读出了一行字是：唉，唉，学生嫉妒老师，人心不古若此，夫将何言？！

张老师显然也品咂出了那一种肃静的成分。他笑了笑。婉觉得，那也许正是他希望他的话起到的效果。

他又说：“同学们，嫉妒是没用的。时代不同了嘛！你们现如今的大学生在学校里多自由哇！想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想唱什么歌就唱什么歌，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想练什么功就练什么功，想穿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想留什么发式就留什么发式，想爱什么人就爱什么人——好时代的便宜不能让你们都占了是不？”

他此一番话后，气氛不但肃静，简直可以说是凝重之极了。

他说他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却是一所名牌文科大学正宗中文系的毕业生，当年也被视为才子的……

一阵笑声。

那一阵笑声爆发得非常之突然。先是由外校的学生们口中爆发出来的，随即本专业的许多学生也以笑声援助。

那又是一阵嘲笑。

对于当代的大学生们，除了嘲笑的权力，其它权力都是用得不好的。故他们每将嘲笑的权力当成惟自己才配拥有的特权，而且一有机会就滥用一下。在嫉妒之后，公然嘲笑使自己心里产生嫉妒的人，不仅对大学生们，对任何别的人也都是大大的快感呀！

嘻,当年的“工农兵学员”,也配称才子的么?

学生们笑得很放肆。

婉没笑。非但没笑,那一阵笑声还使她颇觉不安。

她是一名敏感又中规中矩的学生。对任何公然的放肆的形式,都本能地想躲得远远的才好。而且,她也是一名非常尊敬老师的学生。身为学生而嘲笑老师,最不符合她的道德观念。

所幸张老师并不生气。依然那么的不在乎。语调依然那么的不紧不慢。

他也自嘲地笑了。

他说留校任教以后,中文系安排自己专门讲“三突出”文艺理论课。

又是一阵笑声。

不但笑得放肆,而且笑得幸灾乐祸。

张老师举手止住了笑声……

他说尽管自己太没出息,但当年自己教过的学生们,毕业时也和自己当年毕业时一样的幸运,尤其80年代初的几届中文系毕业生,成为各文化和新闻单位急需若渴的紧俏人才。他们中许多人,如今都是资深的主任编辑,主任记者,副主编甚至主编了。总之,几乎都是有高级或次高级职称的文化和新闻出版界的人士了……

他话锋陡然一转,提高了声音说——但你们,你们这些现在的中文系的大学生,你们毕业后将面临着怎样的择业局面呢?让我告诉你们实话吧——连北京大学中文

系的学生毕业了，想到《北京青年报》去当记者，那都是一厢情愿的万难之事。当不成《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当《生活时报》的记者就容易了么？如果谁以为肯定容易，毕业后就请自己去碰碰运气吧！……

气氛不但肃静，不但凝重，而且，简直开始凝固了！

张老师的手，向前伸出着，指向那些外校的正宗中文系的学子们。他们都集中坐在会场的另一边。那时刻他们的脸上，一丝一毫矜傲的文科才子或准才子的表情也没有了。被张老师的话扫荡得一干二净。

“亲爱的同学们，这一点你们知道么？”

张老师的声音放低了。语调很是推心置腹。仿佛并非在面对许多陌生的外校的学生说话，而仅仅只是在与一个人做朋友式的促膝交谈。尽管如此，尽管他是微笑着说的，他的话还是带有异常沉重的忧患意味。

婉不禁向那些外校的正宗中文系的学生们望去，但见他们一个个脸上的表情都那么的阴郁。她想，倘他们将来的命运果如张老师说的那么堪忧，难道此前就没有谁告诉过他们么？她不信。不信真的没人告诉过他们。不信他们此前一直盲目地乐观着，一直错误地矜傲着，一直蒙在鼓里似的糊涂着。他们的表情既阴郁又迷惘。仿佛在他们看来，张老师是巫师，对他们的命运做出了他们虽然确信但却难以接受的预言。

突然有一名女生声音低低地说：“这我们知道。”

“知道？”——张老师又微笑了一下，接着慢条斯理地

说：“亲爱的外校正宗中文系的才子们，准才子们，你们即使知道，那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让我告诉你们现实的其二吧！在去年，北京的某火葬场公开招聘员工二十名，知道有多少人前往报名应聘么？三百多人。知道有多少人是大学生么？几乎三分之一。知道他们中有多少人是中文系的应届毕业生么？几乎全是。而那火葬场又并非八宝山火葬场。八宝山那么著名的单位早已人满为患了。活人人满为患，死人也拥挤在那儿。抄抄挽联，写写悼词——这和中文系正对口。今年，恐怕这么对口的工作也难找了。因为人家那儿去年已招满了。定员定岗。一个萝卜一个坑。估计二三十年内没人腾出名额来！时代认为对口就是对口！现实认为对口就是对口！‘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时代和现实，那也总是有理！没理的是你们，你们有理也没处说。等于没理！……”

耳听着张老师的话，婉觉得那一种仿佛凝固了的气氛，早已变成了一大坨黄油。而且，正在炽热的饭上。仿佛每一名同学，无论作为客人的外校的学生，还是作为主人的本专业的学生，也都变成了黄油的一部分。不是在外表上看起来似乎都凝固了，而是在化学分子式上不再是人，变成了黄油的一部分了。又仿佛转瞬之间，那一大坨黄油会倏然溶化，继而变成一摊油液——那么自己也随之溶化了，在分子式上变成油液了，与所有同学融为一体了，在饭上滋滋作响，冒着青烟，最后全都彻底烟散了，无影无踪……

张老师却始终微笑着。他继续说,自己正是由于在这个一切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商业时代看不到中文学科的前景,正是由于常替自己教过的学生们毕业后求职时的四处碰壁而烦愁,才下决心从一所文科大学的中文系调到这所理科大学来教文秘专业的。他承认这对于自己等于从头开始,但不后悔。因为在这所理科大学里,恰恰设立的历史最短暂的文秘专业的学生们,毕业后的择业去向是令他这位教师感到欣慰的。接着如数家珍地“报告”每届毕业生有多少到了大公司;有多少到了合资企业;有多少到了老牌外企;有多少如今已由文秘升为部门主任甚至副经理,在三个月内,百分之多少的学生都谋到了自己比较满意的职业等等……

他讲这些时,有十几名外校的男女学生离开了座位,弄得椅子当当响,矜傲地从他面前经过,鱼贯而去。

这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和一片听不清具体内容的叽叽喳喳。

但张老师不管不顾,只一味地讲下去。

终于,坐在婉前排的那位花白头发的老教授也离开了座位,走到张老师跟前,当众打断他的话,说他的话题未免太沉重了,也游离出了联谊的宗旨。张老师这才有点儿不好意思而又有点儿兴犹未尽地收住,归座。

老教授说,其实张老师调来本校之前,并不仅仅只善于讲“三突出”文艺理论。那不过是在“文革”中分配给他的教学任务,他必须完成。不情愿也得完成。说张老师

在原校时就已经是副教授了。因为他是最早在大学里开课讲中西方比较文学的人之一。出版过多本比较文学专著,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理事。说张老师现在已经是教授了,因为他对本校文秘专业的开设功不可没——教授说到这儿,向张老师的座位望去。那座位却已经空着了。婉当时只顾听教授的话,没注意到张老师何时走的。她问身旁的女同学,那女同学告诉她,教授刚开始介绍张老师,张老师就悄悄起身退场了。

教授怔了怔,改换一种风趣的口吻说,他要“强烈推出”一位幕后嘉宾。因为若没有那位幕后嘉宾的热忱支持和赞助,联谊会场布置得绝不会如此令大家满意。而且,幕后嘉宾还为每一名同学准备了一份伍拾元的小礼物。教授说罢,顺着座椅间的过道向最后一排走去。于是坐在前几排的学生,目光便都追随着教授起身望去——于是从最后一排最边的座椅上,站起了一位年轻的女士。不,也许用女郎来称她更恰当些。因为我们几乎对任何一个女人都是可以称女士的,而只对又年轻又靓丽的女人才称女郎。那女人正属于又年轻又漂亮的一类。她穿的是一件紫色丝绸旗袍。且是那种无袖的旗袍。旗袍的高领,不松不紧地环扣着她的颈子,微微卡托着她的下颏。这就使她的头自然而然地昂着。这就使她的样子看上去显得挺高贵似的。事实上她的表情也的确有点儿高人一等的意味儿。尽管她在非常迷人非常美妙地笑着。但那笑却根本无法使人相信她是愿意主动接近

别人的。甚至也根本无法使人相信她是别人容易接近的。起码,婉当时是这样感觉的。婉的目光左右观察周围的同学,从同学们脸上也看出了和自己一样的感觉。一年多的大学生活,使婉这个从穷困乡村考入北京的女大学生,总结了一条做人的经验。那就是——看别人怎样看待一个人或一件事。她发现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其实都不能彻底掩饰起自己对某人或某事的真实心理。因而在各种人的各种心理纷纷呈现的场合,她的第一个本能是立刻避开。她明白别人掩饰不了的,其实自己也掩饰不了。她十分害怕自己的心理暴露在了自己的脸上,像一份张贴了的考卷一样公布给别人看。那女郎使婉的内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自卑。因为她自己一点儿都不漂亮。非但谈不上漂亮,简直还可以说是一只丑小鸭。身材瘦小,头发稀疏,面色黑黄,胸脯扁平。婉的容貌是婉胸口“永远的痛”。那女郎使婉眼里的漂亮女生们一个个黯然失色,也使婉胸口的痛倏忽间剧烈了。她本不想参加联谊会的,是被同宿舍的女生们硬拽来的。

婉起身欲退。但女郎正挽着教授的胳膊婀娜而来。婉如果非挤出那一排座位,双方会在过道迎面互相堵住去路。而且,会场的两扇门那儿,不知何时已站满了外系外专业的没有座位的学生。显然,此际离去,不但惹人眼目,分明的也不是件轻松的事,她只得又坐了下去……

女郎的手臂修长,白皙得耀人眼。

坐在婉身旁的女生自言自语地小声说:“肯定当过模